

朱良春用藥經驗

朱步先 何紹奇等整理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朱良春用药经验

朱步先、何绍奇等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朱良春用药经验

朱步先、何绍奇等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零陵路53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1010-103-X/R·102

定价 2.00元

姜序

金元时代以内经之阴阳升降、五行制化解释药性，并联系脏腑经络以说明其功用，自后诸家本草因之。其实药物之作用，时有突出前人之记载；由于交通阻隔，城乡闭塞，各人知见有限，以是收入本草书者甚少；而创获之经验，又复湮没，甚可惜也！

吾友朱良春主任医师早岁从章次公先生游，得其从实治学精神，临床五十载，疗效显著，蜚声南北。而今垂垂老矣，思将长期探索实践之经验公之于世；退居二线后，发挥余热，口传心授，由门人及子女整理旧稿，补入新篇，成《用药经验》一书，皆临床心得之言，谈性味，述归经，结合其独到之实践体会，不袭陈言，不人云亦云。古语“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然此亦必须有心人，留心于处方时药物之进退，观察效验之应否，又能随时总结，斯乃能臻“达药”之境；否则终日用套方套药，心中茫然，何能“达药”？

朱老中西医学理论湛深，著述等身，诚笃君子也！有一心为人民之心，乃有斯成果。又能将得来不易之宝贵经验，公诸医界，行见此书为国内外学者所重，亦为中医从事临床者之有益参考资料，喜而为之序。

姜春华
戊辰初夏，时年八十

张序

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而在论治之中，更重要的是“用药”。有时辨证论治虽正确，但疗效并不理想者，其故即在用药之当否。古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所谓“单方”，乃指对某病或某证具有特效的药物。单方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或个人在多年临床中的经验所得，乃实践中的精华，用之得当，效如桴鼓。

同乡老友朱良春，乃丹徒名医章次公先生之高足，从事中医临床逾五十载，活人无数，名驰南北，并远赴东瀛讲学，蜚声海外。今由其门人及子女将其数十年之临床所得，集为《用药经验》一书，本乃不传之秘，竟能公之于世，是仁者之心也，故乐为之序。

丹徒 张海峰
戊辰夏月于江西洪都

目 录

根深叶茂硕果累

——记朱良春老师	1
1. 半夏应用新探	6
2. 草薢功效阐析	10
3. 黄芪配地龙治慢性肾炎	13
4. 厚菖配楮实消臌胀腹水	14
5. 苍耳子有通督升阳之功	16
6. 猪苓草具解毒活血之妙	17
7. 五灵脂降浊气而和阴阳	18
8. 生槐角润肝燥以定风眩	20
9. 马鞭草祛瘀消积，清热解毒功奇	21
10. 川桂枝平降冲逆，温复心阳效捷	22
11. 泻脾泄热法实火口疳	25
12. 温补镇摄法疗顽固失眠	26
13. 刘寄奴治瘀阻溺癃	28
14. 白槿花泄下焦瘀浊	30
15. 黄芪配莪术治慢性胃疾，消癥瘕积聚	32
16. 僵蚕配蝉衣疗疮疡痈肿，除温热疫毒	34
17. 土茯苓治头痛，疗痛风	36
18. 茅苍术升清气，除癖囊	38
19. 枸杞子治肝病齿衄，阴虚胃痛	39
20. 露蜂房疗带下清稀，阳痿久咳	40

21. 莼草的妙用	42
22. 小麦的佳效	45
23. 仙灵脾为燮理阴阳之妙品	46
24. 莼虉子乃泻肺强心之佳药	50
25. 益母草应用举隅	52
26. 徐长卿配伍琐谈	55
27. 太子参配合欢皮,功擅调畅心脉,益气和阴	58
28. 片姜黄配海桐皮,效专行气活血,通络定痛	61
29. 鲤鱼消水有殊功	62
30. 石斛除痹奏佳效	65
31. 石菖蒲功擅治痰	66
32. 紫石英效专温摄	68
33. 阿魏消积破癥,内服外治咸宜	71
34. 紫菀辛润宣肺,二便滞塞俱效	73
35. 白薇轻清虚火,透泄血热	74
36. 僵蚕散风定痉,化痰软坚	77
37. 白头翁功效探析	81
38. 蒲公英应用琐谈	83
39. 五倍子敛肺涩肠,解毒医疮	86
40. 牛蒡子疏散宣透,止咳利咽	89
41. 柴胡能升能降	90
42. 木瓜既涩又通	92
43. 莱菔子功用三辨	94
44. 马齿苋清热活血	96
45. 补阴妙品楮实子	97

46. 催眠止痒夜交藤	98
47. 葛根解痉通脉,升举元气	99
48. 地榆护胃抗痨,蠲痹通淋	103
49. 桑椹子滋补肝肾,养血熄风	107
50. 黄明胶止血养血,消瘀散痈	108
51. 生大黄推陈致新,延缓衰老	109
52. 鱼腥草泄热解毒,清上利下	112
53. 全蝎熄风定痉,开瘀蠲痹	115
54. 蜈蚣搜风舒挛,祛瘀解毒	119
55. 地鳖虫活血化瘀,疗伤化癥	122
56. 白花蛇搜风通络,攻毒定惊	128
57. 水蛭破瘀消癥,抗癌利水	131
58. 守宫通络起废,解毒消坚	135
59. 蟾蜍利水消肿,功力较猛	137
60. 蟋蟀温肾利水,性较温和	139
61. 蛤蚧温补肺肾,定喘兴阳	140
62. 海马温肾壮阳,补肾固下	143
63. 夜明珠清热散血,明目消翳	144
64. 桑螵蛸补肾助阳,固精缩尿	146
65. 半夏生用止呕之功始著	147
66. 七叶一枝花与拳参	149
67. 蟹甲煎丸释义	150
68. 葱白鲜用解表之效方显	152
69. 野蔷薇根与白残花	153
70. 生川草乌治疗	153

71. 仙鹤草能行能止.....	155
72. 八月札理气通淋.....	156
73. 痢泻散治痢疾、肠炎	157
74. 六轴子疗顽咳、疼痛	159
75. 乌梅亦主暴痢.....	159
76. 玉米茎心及须、叶、轴之药用价值.....	160
跋.....	161

根深叶茂硕果累 ——记朱良春老师

• 朱步先 •

朱良春老师(1917~),江苏丹徒人,后徙居南通市。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1956.4.~1984.3),现任技术顾问。朱师因擅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症,加之其所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饮誉医坛,故今人有以“虫类药学家”目之者。其实,这不过是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数十年来,先生精勤不倦,锐意创新,他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认为热性病的治疗当“先发制病”;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肾炎、肝炎的治疗研究深邃,诊治自成体系。兹将朱师的治学历程与主要成就约述如次。

一、博采众长,不拘门户

朱师虽年逾古稀,但思路敏捷,审证精当,药多奇中,其“灵感”从何而来?首先在于他有扎实的功底。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先生的治学历程,大抵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涉足医林,取法乎上。1934年,先生赴“名医之乡”——江苏武进孟河学医,师事马惠卿先生。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嫡

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先生受益匪浅。第二阶段，继续深造，奠定基础。1936年2月考入苏州国医专校，抗战开始后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直至38年毕业后来南通开业为止。斯时受章次公先生的亲炙，学乃大进。章师所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以及其对中医学的真知灼见，在朱师脑际打下深深的印记。第三阶段：锲而不舍，兼收并蓄。先生多年来博览群书，含英咀华，上自《内经》，下及诸家，多所涉猎。他对张景岳《类经》尤为推崇，认为斯书彰明经义，析理精深。又折服孙一奎《赤水玄珠》，认为其中很多内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此外，朱师对民间验方，注意搜集，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现代医学知识，亦注意学习，以为他山之助。他尝以张景岳“学到知羞”为座右铭，自勉自励。先生不拘门户，择善而从，其学问与年俱进，日臻精妙。

二、古训新知，融一炉冶

朱师认为，中医学的繁荣有赖于学术的进步，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封闭的、排他性的，必须注意汲取其他自然科学之长，才能丰富与发展自己。早在1962年，他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专文，发表于《江苏中医杂志》，表现了一位临床医家的客观眼光。他认为，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其优点是不论疾病如何千变万化，都可以从阴阳消长、正邪斗争的基本规律中，提出综合的治疗措施，重新建立起“阴阳自和”的状态。但对微观的“病”的认识，有时不免失于笼统。这是时代所决定的，不应当苛责古人。例

如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后之劳倦证，肠癌早期有似慢性痢疾，如不即时结合辨病，进一步诊察，就会出现误诊。但是如果仅辨病不辨证，就要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毁掉中医学。如朱师曾治一纺织女工，患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支扩，迭治无效。根据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酸腿软等见证来分析，断其为病本在肝肾，累及冲任，缘水不涵木，气火冲激，冲气上干，损伤肺络使然。及时采用滋肾养肝，清肺凉血，调理冲任之剂，连进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可见肯定或否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探索临床证治的规律，才能相得益彰。

朱师对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论点，这一提法，与上海姜春华教授治热病注重“截断、扭转”的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各种热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换言之，其传变规律并非都是先卫分，后气分，然后入营入血，因此，“先发制病”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早用通下，在卫治气，或及早清营凉血之类，而具有相当深广的内涵。所谓“先发制病”就是从急性热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见微知著，发于机先，及时采用汗、下、清诸法，从而控制病情发展，达到缩短疗程、提高疗效的目的。这对急性热病的治疗确有指导意义。

三、突破创新，精进不懈

朱师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

高升华，颇多创见。

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这一方法，是以“肝开窍于目”的理论为基础，同时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五种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曾系统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他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他对虫类药潜心研究，数十年来，上自《本经》，下逮诸家，凡有关虫类药的史料，靡不悉心搜罗，然后结合药物基源，药理药化和实践效果，辨伪求真，以广其用。撰《虫类药的应用》一书，畅销海内外，深获好评。顽痹一证，包括现代所称之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久治不愈者，甚为棘手。朱师认为精血交损，肝肾亏虚，督脉经气阻滞，阳气不克敷布，全身机能衰减是病之本；久病入络，病邪深入经隧、骨骼是病之标。故宜益肾壮督，蠲痹通络，创制“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增生性脊柱炎等，收效较著。又以养正消积为大法，创制“复肝丸”治疗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1963年报道后，各地采用均称收效满意。

此外，朱师治慢性肾炎用益气化瘀法，因而创制“益气化瘀补肾汤”；自拟“仙桔汤”治慢性痢疾及结肠炎；用“夺痰定惊散”治疗乙脑极期之神昏，等等，均历验不爽，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朱师已出版的著作还有《章次公医案》、《汤头歌诀详解》、

《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并先后在国内中医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又曾多次受国内有关中医机构之邀，外出讲学，足迹几乎遍及全国；1985年11月应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等三个医学团体之邀，在东京、札幌两地作学术演讲，受到热烈欢迎，隆重接待，载誉而归。

朱师奖掖后学，悉心传授医术，培养了一批后继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作用。

朱师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常委暨南通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暨江苏省分会副会长、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九嶷山学院中医系名誉教授、江苏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特约编审、《实用中医内科杂志》及《江苏中医杂志》编委等职。并获得中央卫生部授予1987年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兹借《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付梓之际，爰将先生之生平与学术思想述其大概于上，以为读者诸君进一步了解先生云耳。

1988年6月于北京

1. 半夏应用新探

半夏味辛性温，体滑而燥，其除湿化痰，和胃健脾，发表开郁，降逆止呕之功人所尽知。但其作用远不止此。朱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对半夏的功用别有领悟，约述如次。

(1) 消瘀止血

《素问·厥论》曰：“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诚以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冲为血海，隶属于此。若胃气逆行，冲气上干，气逆则血逆，而吐衄之疾作矣，是以吐衄多从伤胃论治，以降胃消瘀为第一要义。推降胃气之品，以半夏最捷，故历代医家治吐衄恒喜用此品，近代张锡纯氏尤为推崇，曾制“寒降汤”，以半夏、赭石配合蒌仁、白芍、竹茹、牛蒡子、甘草，治吐衄“因热而胃气不降”者；“温降汤”，以半夏、赭石配合白术、山药、干姜、白芍、厚朴、生姜，治吐衄“因凉而胃气不降”者。随证制宜，泛应曲当，张氏可谓善用半夏者矣。然而朱师认为：“半夏用治吐衄诸症，不仅仅在于能降胃气，其本身即有良好的消瘀止血作用。”这就道破了血症用半夏的真谛。朱师指出，《直指方》治“失血喘急，吐血下血，崩中带下，喘急痰呕，中满宿瘀，用半夏捶扁，以姜汁和面包煨黄，研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即取其消瘀止血作用。清·吴仪洛认为，半夏“能散血”，“破伤扑打皆主之，”可谓极有见地。而以生半夏研极细末，多种外伤出血外掺之，恒立能止血，且无局部感染现象。本于先贤，证诸实际，则朱师关于半夏有“消瘀止血”作用之说，信不诬也。惟其性燥，阴虚咯血，当在

禁用之例。朱师曾治一女病员，三十四岁，夙患胃溃疡，胃痛经常发作，作则呕吐酸涎，甚则夹有血液。此番发作一如前状，苔薄黄，脉弦细。此肝邪犯胃，胃气上逆，络脉受损之咎。半夏既能降逆，又能止血，并可制酸，亟宜选用。遂予法半夏12克、代赭石18克（先煎）、杏仁泥12克、生杭芍12克，马勃5克、木蝴蝶5克，赤石脂12克，作煎剂。一服痛定、呕平、血止。续服5帖以巩固之，追访半年，旧恙未作。

（2）和解寒热

《本经》称半夏主“伤寒寒热”，由此可窥“柴胡汤中用之，虽云止呕，亦助柴胡、黄芩主往来寒热”（《纲目》引王好古言）之说，确属高见。朱师认为，半夏所主之寒热，当出现“心下坚”（《本经》）之见证，始为恰当，非漫指一切寒热而言。从《本经》之义引伸，凡寒热不解，如出现心下坚满，或气逆不降，或胸脘痞闷，均为选用半夏之指征。盖此类症候，无非浊气不降，阴阳不交所致。半夏味辛，能开结降逆，交通阴阳，和解寒热，故可治之。由于半夏有和解寒热作用，前人恒用治疟疾，痰浊甚者尤验，如《通俗伤寒论》除疟胜金丹即用之。曩年朱师以生半夏为主药的绝疟丸（验方）治各种疟疾，不论久暂，均奏显效（处方：生半夏、炮干姜各150克，绿矾、五谷虫各60克，共研细末，水泛为丸，每服2克，儿童酌减，需于疟发前四、五小时以开水送下）。每日疟及间日疟恒一服即愈，其重者需再服始止。朱师经验，凡寒热往来，休作无时，痰浊内阻之热性病，用之常收意外之效。去岁夏间，一张姓男子，53岁，寒热发作无规律性，其热或作于清晨，或作于日暮，或作于夜间，热高时可达 39.5°C ，低时仅有 37.5°C ，热前略有寒栗，血象检查无明显

异常，亦未查见疟原虫，曾经西药治疗乏效，缠绵十余日之久，转求师诊。其时身热 39°C，有汗不畅，心下痞闷，不思饮食，口不苦，溲微黄，舌苔薄黄而腻，脉弦滑。证属湿浊阻滞，枢机不利。邪不在表，非汗可达；热未入里，亦非清解下夺可为。唯有宣其湿浊，和其胃气，松其邪机，令卫气运行无碍，则邪自解矣。处方：法半夏 12 克、大贝母 10 克、青蒿 12 克、清水豆卷 12 克、晚蚕沙 10 克（包）、大腹皮 10 克、黄郁金 10 克、佩兰 10 克。连进 3 帖，热即下挫至正常。续予清理余蕴，调和胃气之方善后。

（3）交通阴阳

朱师运用半夏治不寐，是受到《灵枢·邪客篇》用半夏汤治“目不瞑”的启示。凡胃中有邪，阳跷脉盛，卫气行于阳而不交于阴者，此汤诚有佳效，是其有交通阴阳之功的明验。后世医家演绎经旨，治不寐用半夏汤化裁，因而奏效者不知凡几，如《医学秘旨》载一不寐患者，心肾兼补之药遍尝无效，后诊其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 10 克，夏枯草 10 克浓煎服之，即得安睡。“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夏枯草既能补养厥阴血脉，又能清泄郁火，则《秘旨》此方之适应症，当是郁火内扰，阳不交阴之候也。朱师盛赞此方配伍之佳，并谓：“若加珍珠母 30 克入肝安魂，则立意更为周匝，并可引用之治疗多种肝病所致之顽固失眠。”曾治一潘姓男病人，42 岁，工人。慢性肝炎已延三载，肝功能不正常，经常通宵难以交睫，眠亦多梦纷纭，周身乏力，焦躁不安，右胁隐痛，口苦而干，小溲色黄，舌尖红，苔薄黄，脉弦微数，迭进养血安神之品乏效。此厥阴郁热深藏，肝阴受戕，魂不守舍使然也。亟宜清肝宁神，交通阴阳。遂予法半夏 12 克、夏枯草 12 克、